



北京作家谈

创作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# 北京作家談

創作

■ 王蒙、張承志、劉心武、張抗抗、張辛欣、張潔、張承志、劉心武、張抗抗、張辛欣、張潔

# 北京作家谈创作

马尚瑞 金 汕 蒋京宁 编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# 北京作家谈创作

Beijing zuojia Tan Chuangzuo

马尚瑞 金 汕 蒋京宁 编

\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5印张 358,000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400

书号: 10326·65 定价: 2.85元

## 目 录

### 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

- 痛苦中的抉择……………谌 容(1)
-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……………曹 禺(8)
- 诉 说……………张承志(35)
- 踏入文学之门
- 血和泪的凝集……………杨 沫(41)
- 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
- 我的船……………张 洁(48)
- 回顾与展望……………李惠薪(55)
- 系在腰际，那柔韧的灯芯草……………戴 晴(62)
- 雨天里种下的苦恼……………母国政(67)
- 创作随感……………中杰英(72)
- 有关生活、艺术、宣传和创新
- 我也在寻找“青鸟”……………陆星儿(83)

### 我是怎样写《……》的

- 带复有英《茶馆》的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老 舍(92)

- 关于《曹雪芹》……………端木蕻良(95)
- 探索前进……………古立高(105)
- 创作《隆冬》时所遵循的几条原则
- 《火》的自述……………雷加(114)
- 创作札记
- 写在《星星草》下卷出版之前……………凌力(119)
- 《蒲柳人家》二三事……………刘绍棠(127)
- 漫忆咿呀学语时……………阮章竞(132)
- 谈谈我怎样学习民歌写《漳河水》
- 寻找最动情的……………肖复兴(149)
- 《闯江湖》后记……………吴祖光(154)
- 《大淖记事》是怎样写出来的……………汪曾祺(162)
- 追求人物性格的丰富性……………梁秉璠(168)
- 致友人的信之二
- 谈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……………洪州康同(175)
- 《青春之歌》和《东方欲晓》的得失……………杨沫(191)
-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……………史铁生(195)
- 关于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- “弱”者的形象……………陶正田增翔(201)
- 因为有话要说……………陆天明(205)
- 谈谈《花园街五号》……………李国文(208)
- 《烟壶》之外……………邓友梅(215)
- 并不是同情和怜悯……………晓剑(219)
- 小说《卖冰棍的姑娘》的诞生
- 我加了一块砖……………梁晓声(224)
- 写作《故土》的主观畅想曲……………苏叔阳(229)

## 语言、技巧及其它

- 谈创作·····肖 军(234)
- 谈作家的自身修养·····管 桦(241)
-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·····王 蒙(246)
- 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
- 多师是我师·····韦君宜(255)
- 生活是文学艺术之源·····骆宾基(260)
- 我怎样学习语言·····老 舍(266)
- 习作乱弹·····从维熙(272)
- 在保定青年作者会上的发言
- 绕·····刘心武(283)
- 揉 面·····汪曾祺(288)
- 谈语言运用
- 漫谈短篇小说的创作·····王 蒙(294)
- 小说写作的几点体会·····邓友梅(317)
- 在某个学习班的讲话
- 谈创作中的苦闷期和突破期·····毛志成(325)
- 唱出自己的歌·····林斤澜(339)
- 比生活更单纯·····理 由(354)
- 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·····浩 然(361)
- 唱吧，但请用自己的声音·····陈建功(372)
- 没有苦闷就没有创作·····郑万隆(378)
- 谈小说创作·····高行健(383)

小说和我.....宗 璞(387)

桃花、榆叶梅与诗歌.....徐 刚(392)

生活·形象·灵感.....晏 明(399)

诗 忌.....张志民(406)

——与初学写作者谈诗

散文求索小记.....袁 鹰(419)

关于散文的二三浅见.....韩少华(430)

散文的大门向你敞开.....姜德明(439)

科学小品的写作.....黎先耀(445)

当生活呼唤我们的时候.....陈祖芬(450)

——谈报告文学的选题

导思·染情·益智·添趣.....刘厚明(459)

——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

关于童话.....葛翠琳(469)

谈儿童科学文艺.....郑文光(477)

儿童诗创作札记.....金 波(486)

后 记.....(492)



## 谶 容

女，1936年生于湖北汉口，原籍四川巫山。1951年在重庆参加工作。先在一家工人书店卖书，后在西南《工人日报》读者来信组当干事。1954年上大学，毕业后当俄文翻译、音乐编辑和中学教员。曾在山西、北京等地农村生活和工作。1975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万年青》，1978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光明与黑暗》(第一部)；1979年以来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、《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》、《错，错，错！》等中、短篇小说，其中《人到中年》和《太子村的秘密》分别获第一届(1977—1980)和第二届(1981—1982)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谶容现是中国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。

## 痛苦中的抉择

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家。只是在一种不幸的、痛苦的遭际中，才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。

我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，一个热爱生活的共青团员。我

曾经站在柜台里卖过书，坐在编辑部里拆阅过读者来信。我曾经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调干大学生，我曾经在中央的大机关里当过音乐编辑，作过俄文翻译。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刚刚开始。

然而不幸，我晕倒在打字机旁，被人抬到救护车里。一次又一次，间隔越来越短，不能承担工作的担子了。于是，我被机关精简了。

对于这样的对待，我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，没有哀求，没有走后门。办完简单的调离手续，我从大机关来到中学校。

一次又一次，我仍然晕倒在讲台上。我成了到处不受欢迎的人。别人休病假，需要医生证明。我却相反，只有医生开出证明才能安排工作。可是，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证明我不会再晕倒了。

于是，我开始了漫长的病榻生涯。

病，不只能残害一个人的身体，更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。不能工作了，对社会不能出力了，这是多么痛苦！对于一个病人，没有幸福可言。而在这时，来自外界的不是温暖，而是冷淡；不是安慰，而是非议，那又是多么可怕！在我还年轻的时候，就处在这样一种可怕的境况中。我经验过人世的冷漠，我体会过人生的孤独。那有形无影的冷酷曾把我压倒！

我挣扎着告诫自己：决不能沉沦！决不准颓废！想一点高兴的事吧，干一点高兴的事吧，去找寻一丝快乐，去求得一缕慰藉！然而，茫茫苍宇，浮浮尘世，到哪里去找那欢快的乐章？

生活，有时是这般的无情！

遗弃自己吗？不愿意。消沉下去吗？不甘心。奋争吗？以我病弱的躯体，以我浅薄的学识，以我对世事的无知，要奋争，也很难。我啊，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
清晨，别人匆匆而去；傍晚，别人忙忙归来。我却被遗忘在

小小的屋子里，与病为友，以苦为伴。一小时一小时地挨过日子，看着日影西斜，看着时光在碌碌无为中流失，看着生命在一点一滴地消逝。我忘不了那“闲”的惨痛。这实在是一个人在人生舞台上最不堪的一幕！

那似乎是一种不治之症：死过去又活过来。死过去时一无所知，活过来时却又异常清醒。精神需要寄托，心灵渴望工作。不争气的身体，好强的心，斗争着，矛盾着。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呀！

我集邮。四方形的、长方形的、三角形的，各种各样的邮票，曾给我那寂寞的日子带来多么微弱的乐趣啊！那一点票面上，绘制着山水、鸟兽、英雄、伟人，展示着异国的风土人情，反映着时代的风云变迁。然而，小小的集邮嗜好占据不了我整个的空间，填补不了心的空白。

我习画。少年时代，曾在一片纯真的爱好中去画过。而病中拜师学画，完全是为求得一种解脱。病态的动机只能得来病态的效果。宣纸上的游虾，水墨丹青中的情趣，何能减少半点心中的愁苦？

我看戏。话剧、京戏、昆曲、评弹、川戏，什么都看。《一仆二主》和《骆驼祥子》，《群英会》和《玉堂春》，《牡丹亭》和《双下山》，《梅与竹》和《蝶恋花》，《燕燕》和《审瓜》，多少悲欢离合，多么激动人心。可是，我只能两小时生活在剧情里，暂时忘却了自己，而走出剧场，等待着我的仍然是病魔。

我跳舞。在轻柔的乐声中，在暗淡的灯光下，在旋转的人流里，我奢望着心灵的休息，机体的复活。可是，舞会散了，我走上漆黑的街头，茫然想到明天，想到谁也不需要我的明天，心里更加黯然。

我操持家务。学做菜，学缝纫，学裁剪。烹调蒸煮、缝纫洗涤，都学会了。不过，这一切只是家庭的需要，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。我毕竟还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！

当然，我也读书。感谢那时的空闲，我读了那么多书。外国的和中国的，古典的和现代的，吞噬的真不少。对书的贪恋，还是从儿时就有的癖好。但，细细的咀嚼和品味，却是在这时。这，大概也就无形中肥沃了我后来自己写书的土壤。

不记得自己以前写过什么东西。病中无事，记过日记，搞过翻译，也写过小说。好像是写大学生活的。写了两章，自己觉得索然无味，也就付之一炬了。不过，这试验倒给我那黑暗的日子带来一点亮光。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，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？

写什么呢？我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。天地对我来说是这般的狭小，我不能坐在屋子里编造种种人间的故事。我觉得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。对人，各种各样的人，知道得太少。我应该想办法到社会中去，到生活中去，进一次高尔基的大学。

感谢那些好心的朋友们，帮我找到了一个去处，让我在吕梁山下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安身。

暂别了丈夫和儿子，远离了嘈杂的城市，挣脱了无声的轻蔑，逃出了无端的诽谤，我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，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北方农村。

第一次和农民们朝夕相处。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。农民们是那样的纯朴，那样的真诚。他们不追寻我的苦痛，不盘查我的遭遇，不打听我的不幸。在这里，我得到了灵魂的憩息。大城市住久了，好象太阳、月亮都看不见。一到农村，才感到初升的太阳是那么瑰丽，夜空中的明月是那么皎洁。也才感到天地的广阔，

生命的活力。乡间的小路是那么宁静，田野的空气是那么新鲜。一切都是蓬蓬勃勃的、强健的、有力的。

是纯朴的乡亲们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，把我的精神从绝境中拯救出来。是春种秋收，循环不已的田间作物，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追求。是大自然无限的生命力，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力量。个人的不幸比起大自然的永生算得什么呢？

生活的海洋是那样广阔，那样深邃，那样奥秘。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波涛汹涌。我在这大海中遨游，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。从农民到社队干部，从看林人到地、县委书记。他们的欢欣和忧虑，他们的成功和失败，都倾泻到我的心田。我觉得自己充实起来，田间轻微的劳动也帮助我恢复着健康。一种新的力量在我血液中奔流，触发了那沉睡在我心的深处的创作灵感。于是，我开始写了……

就这样，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这是一条给我以“生”的路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从死到生的一个转折啊！

当我拿起笔来，我思考过的一切，我熟知的人和事，我感受到的喜怒与哀乐，统统涌流到笔尖。过去的一切，有用的和无用的，都变成了文学创作所需的养料。绘画帮我在作品里展现一幅幅清晰的画面，戏剧帮我在作品中组织一场场冲突。甚至于烹调蒸煮，也帮我在作品中丰富了细节。啊！文学是这样一种事业，它变无用为有用，它化腐朽为神奇。对于一个走上文学道路的人来说，不仅开卷有益，一切都有益！

然而，文学创作的道路又是异常的艰难。而在当时，我并不知道，这条路竟是这么坎坷、这么难行、这么劳累、这么需要我一步一滴血地往前迈。但，我并不后悔。这并非因为今天我当上了“作家”，而是因为我深深地爱上这个事业。我视文学为生命。

如果把文学比作一座地狱，我也愿在这地狱里受熬煎。

编辑同志让我写：你怎么和文学创作打上交道的？这对我是一个伤痛的题目。我本不情愿写的。但为了我的读者，我写了。原谅我写了这沉重的过去。

（原载《文艺报》1981年1期）

## 曹 禺

原名万家宝，1910年生，湖北潜江人。1933年大学毕业时写出了处女作多幕话剧《雷雨》。毕业后入清华当研究生，专事戏剧研究。1935年，又写出了话剧《日出》。尔后，他又完成了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正在想》、《蜕变》、《黑字二十八》(与宋之的合编)等剧的创作，并于1942年改编了巴金的小说《家》。此外还写了电影剧本《艳阳天》，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解放后，曹禺创作的话剧《明朗的天》获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一等奖。1962年，他执笔创作(与梅阡、于是之合作)了优秀历史剧《胆剑篇》。1979年，创作了历史剧《王昭君》，获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。曹禺曾任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北京市文联副主席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，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收获》编委，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现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、北京市文联主席。

##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

有的同志劝我写文学回忆录。但是，要把许多往事回忆起来，就要到原来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走走，还要访问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朋友，所以说写自己的文学回忆录也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。现在，只能根据我的记忆谈谈我的生活和创作的经历。

我原名万家宝，字小石。小石，这是按着我父亲的字排下来的，我父亲叫万德尊，字宗石。还是在湖北省潜江县的时候，万家是个大家族，人口很多，但数我们这一房最穷了，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，家境贫寒。父亲考进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，每月有四两银子的津贴，他还得把一半银子寄回家中，接济家用。清朝末年，政府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去，我父亲选了这条路。那时，一般人是不愿意出洋的，除了那些经商的才敢去冒这个风险，就象《镜花缘》里的林之洋那样。我父亲决心去日本，去闯一闯，显然是把它看成是一条能光宗耀祖的道路。他被分配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，是这个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，他和军阀阎锡山是同学，即使在日本，也是相当早的毕业生了。我父亲毕业后，曾经当过师长，做了一个小军阀，但是，他为人胆子很小，又从来没有打过仗，加上他读书较多，倒更象是个文人四十多岁，他就不做事了，经常找几个诗人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写点诗文。

我的家庭人口不多。我父亲先后有过三个妻子。我的姐姐和哥哥是第一个母亲生的，这个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；我的母亲生我



之后第三天便故去了，得的是产褥热，那时是不治之症；我的第三个母亲和我的生母是双生的姐妹。我从小失去自己的母亲，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。

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，但我不喜欢我的家。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，很别扭。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，他的脾气很坏，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，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我总是害怕同他在一起吃饭，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。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的，“望子成龙”的思想很重。可是，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。哥哥三十多岁就死去了，到现在我还不大了他，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，父亲总是挑剔他。哥哥恨透了父亲，家中的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。我父亲四十多岁就赋闲了，从早到晚，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，到我上中学时，每天早晨去学校，下午四点回家，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，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，天亮时才睡觉，傍晚才起床。每当我回到家里，整个楼房里没有一点动静，其实家里人并不少，一个厨师、一个帮厨、一个拉洋车的，还有佣人和保姆，但是，整个家沉静得象座坟墓，十分可怕。我还记得，我的父亲在吃饭时骂厨师，有时，他一看菜不满意，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。有时，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，我母亲说他，他就更抑制不住地发脾气，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！但是，这倒有一个好处，使我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读书。我的住房很宽敞，家里房间很多，一座两层的楼房就有八间房子；还有一座小楼，也有许多房间，阔气得很，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。说起来也令人奇怪，我父亲却常常对我说：你是“寒人之子”啊！“寒人”，是文言，也是湖北家乡话，就是说，“你是个穷人的儿子啊！”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。我父亲总是教训我要如何自立、如何自强，他让我千万不要去做官，